

李三堂比武

◀ 陈增智 著 ▶



9.07

书 名 题 字：武中奇

封面、扉页设计：张 欣

李 三 宝 比 武

陈增智 著

*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通韬奋印刷厂印刷

1980年1月第1版

198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书号：10100·354 定价：0.50元

序

高 元 钧

陈增智同志是南京部队的一名山东快书演员，为了完成宣传任务和演出上的需要，多年来他曾陆续写了不少曲艺作品。这本集子是从他所创作的许多作品中选出来的一部分。

陈增智写的作品是很受群众欢迎的。他在舟山群岛、嵎泗列岛等地为战士和渔民演出过程中，群众就曾给他取过一个外号，叫“李三宝”。怎么送了这么个绰号哪？因为他写的山东快书“李三宝小传”相当成功，加上他演得也很出色，“李三宝”这个人物形象就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由于大家很喜爱“李三宝”这个人物，所以也就把陈增智同志亲切地称作“李三宝”了。一个曲艺作者，一个快书演员，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山东快书作品，看起来是比较简单的，其实真要把它写好也并不那么容易。根据我自己的体会，一段好的快书，它不但得有好故事，好情节，好人物，好语言，而且还得有抓得住人的“扣子”，打得响的“包袱”，并且还得“上口”（适于演出）等等。因此，真要搞出一块好“活”，的确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陈增智的作品，演员们也是喜爱的。我是一名山东快书演员，他写的一些作品我就很愿意演；据我所知，还有不少

快书演员也是乐意演他写的作品的。

大家为什么喜欢陈增智的作品呢？因为他的作品很有特色。仅从本辑所选的作品里也能看出一些特色来。

我觉得，陈增智作品的显著特色之一，是生活气息浓厚。好的文艺作品，是生活的真实写照；好的曲艺作品，当然也绝不例外。从陈增智的作品中，我们是可以嗅到那么一股子生活的味道的。拿他所写的《血战瓦市街》这个段子来说，它就不但把那两军对垒、宏伟壮观、白刃格斗的战争场面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而且也让我们闻到了那股硝烟弥漫的火药味；作品所反映的我军、敌军的活动，近战、巷战、攻坚、阻击、前沿、后方等战争场景，也都能给人以真实感。其他作品也如此。象写军民鱼水情的《李三宝看门》，写练兵生活的《李三宝比武》，写战士爱情生活的《李三宝挑战》等等，也都充满着炽烈的生活气息。有人说陈增智的作品与其说是写出来的，倒不如说是画出来的。他的作品倒很象是画家用饱蘸着感情的笔，以丰富多彩的生活作颜料，而描绘出来的一幅幅动人图画。这种看法我是很同意的。那“日出东海照渔家，屋檐垂勾把网挂，渔网下有把小竹凳，竹凳上坐着金妈妈”的场景；那“横枪立在红旗下”的场面；那“烽烟滚滚遮太阳”的气氛；那李三宝与张兆虎龙腾虎跃，相互对刺的情形；那李三宝与阿乔脉脉含情，相视而笑的镜头……如果都把它们一一展示开来，不正是许多富有生气的生活画卷吗！

他的作品另一个显著特色是形象鲜明。曲艺如同其他文学形式一样，是用形象来说话的。陈增智的不少作品，就较好的做到了这一点。从他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那种用“首

长”的“意志”而“突”出来的，所谓又高、又大、又全的，迈着方步喊着“英雄”腔的人物，也看不到那种图解式的空话连篇的“玩艺儿”；我们看到的是李三宝、张兆虎、阿乔、阿菊、金妈妈、马振华、尹光烈、高小娃以及斗眼斜等一系列活灵活现、有血有肉，与我们似曾相识、生活在我们之中的人物。不但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衣着、模样，也让我们听到了他们的欢声笑语，并且还让我们了解了他们藏在深处的丰富内心世界。象李三宝这个人物，我们就不但看到了他与张兆虎对刺的那股虎劲，而且也看到了他与阿乔谈吐爱情时的那种会心微笑和甜蜜劲儿。其他人物也是如此，他们都是呼之欲出，栩栩如生的。

他的作品的再一个特色，是语言生动、形象、性格化。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曲艺作品则更是如此。如果一段快书的语言是干瘪的，那么它不但难于演唱，而且也将是毫无生命力的。而陈增智的作品，其语言则是新鲜、活泼并富有生命力的。它们不但朗朗上口、十分形象，而且也都符合人物的身份和性格。由于陈增智同志经常深入连队、基层、海岛，为战士和群众演出，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这样他就不但熟悉了战士和群众的生活，了解了他们的脾气，并且也摸着了群众的习惯，有了共同的语言，进而掌握了驾驭群众语言来描绘生活、刻划人物的能力。例如在描写敌军被我军全面包围后，困兽犹斗，猖狂向我军反扑时，他就运用了“那敌人，象闹蝗虫一样上了阵地”，运用了“张牙舞爪，象爬出来的一窝大螃蟹”等语言来形容敌人；而写到我军围剿敌人、歼灭敌人时，则又使用了“撒开大网捉螃蟹”、“剩下的鱼鳖虾蟹好解决”的语言。这些语言的运用，不但是爱憎

分明的，同时也是符合人物身份的，让人听了既象又易懂。再如他在《挑战》、《留队》等段子里描写一位纯朴憨直、性情爽朗的战士，和自己的未婚妻发生误会，闹了矛盾时所运用的语言，就更能显示他的语言风格。那些对话，那些生动的语言，不但活活画出了两个不同性别、不同身份、不同心情、不同性格的一对恋人之间的矛盾纠葛，并且让人听着又是那么亲切，那么形象、朴实。如果陈增智同志不熟悉生活，不熟悉人物，不掌握群众的语言，他是不可能写出如此生动的场面的。

他的作品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色，那就是具备着演唱文学的特点。例如“扣子”紧，结构完整，有“包袱”，动作性强，对话多等等。这在陈增智的作品中也是十分突出的。

另外，陈增智还力求掌握多种曲艺形式来反映现实斗争生活。本辑除选收了陈增智写的一些山东快书作品之外，还收进了几篇其他形式的曲艺作品，这些作品，无论从形式上或内容上看，也都是各具特色的。限于篇幅，在此不再多作赘述。

陈增智同志是在革命部队里成长起来的年轻曲艺作者和演员。他在创作上所以能够取得较好的成绩，这与党对他的培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以及革命部队大熔炉的冶炼是分不开的；除此之外，与他本人的艰苦努力、勇于实践和那种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也是密不可分的。仅从五八年他开始写《李三宝挑战》莫起，至今他从事曲艺创作已经二十几年了。二十多年来，在创作的道路上，他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朝前迈进着。他坚持深入生活，坚持按照艺术的规律办事。他谦虚好学，既善于向优秀的曲艺传统学习，

也善于向其他姐妹艺术的长处学习。在学习的同时，他却并不保守，敢于去探索新的路子。所有这些，都是他在创作上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李三宝比武》一书的出版，我一方面表示祝贺；一方面也希望陈增智同志能够借此机会，总结一下自己的心得体会。总结一下体会有好处，这无论对个人还是对整个曲艺事业都将是有益的。

最后，我还想再说一句与陈增智同志共勉的话：希望陈增智同志能够在总结经验的同时，也能认真总结一下在创作道路上，自己所走过的某些弯路，便于吸取教训，以利再战。

来日方长，愿陈增智同志在今后的创作实践中，为党为人民、为我国的曲艺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一九七九年十月

目 录

血战瓦市街 (山东快书)	(1)
初访李三宝 (山东快书)	(14)
李三宝挑战 (山东快书)	(26)
李三宝看门 (山东快书)	(40)
李三宝留队 (山东快书)	(54)
李三宝比武 (山东快书)	(67)
李三宝传经 (山东快书)	(82)
巧捉马振华 (山东快书)	(94)
砸洋行 (山东快书)	(106)
打票车 (山东快书)	(123)
全家乐 (书帽儿)	(142)
吹灯 (书帽儿)	(144)
靠 (书帽儿)	(147)
革命良种开红花——赞焦裕禄 (快板)	(149)
家庭会上话英雄——追念刘英俊 (快板)	(153)

硬骨头 (相声)	(160)
坦克历险记 (相声)	(171)
孙老大 (单弦)	(184)
送亲人 (单弦)	(192)
血乳交融 (鼓词)	(197)
争分夺秒 (琴书)	(203)
收花生 (琴书)	(208)
唱心篇 (评弹开篇)	(211)

血战瓦市街

(山东快书)

硬骨头战旗红似血，
硬骨头赞歌唱不绝，
硬骨头精神是个法宝；
克敌制胜不能缺。
有道是，雄关漫道真如铁，
唱一回，硬骨头血战瓦市街。
那时候，胡宗南派重兵进攻我陕北，
张牙舞爪，象爬出来一窝大螃蟹。
毛主席胸中自有兵百万，
用兵如神办法绝，
先诱敌深入巧周旋，
再猛穿插，把敌人大卸八块全都切(了)！
紧接着，挥兵包围了宜川城，
再撒开大网捉螃蟹。
胡宗南忙派出刘戡的二十九军去解围，
半途中经过瓦市街。
哪知道，“本儿”一头扎进我军口袋阵，
眼看着又成了瓮中鳖。

刘戡发觉上了当，
急得他抓耳挠腮忙不迭。
说：“快！控制住咽喉要地南山顶，
掩护我调头向南快退却！”

（白）退，往哪退呀？

我指挥机关早就安排好，
派了个最过硬的连队去堵截。
这个连队立即发起猛攻南山顶，
正赶上天地间飘舞鹅毛雪。
看！战士们银灰色的军装双箍帽儿，
脚上穿着巧手编的青麻鞋，
一式的三八大盖上刺刀，
每个人八颗手榴弹腰里掖。
噗啦啦，打着弹痕累累旗一面，
“杀敌先锋”碗大的金字上边写。
旗角下，威风凛凛人一个，
咦！囫圇个的象块铁。
忽闪闪，一双虎眼黑又亮，
两道眉伸向太阳穴，
大脚板横量也够半尺宽，
手指头，一根根都象枣木槌。
他身上一长一短两支枪，
冲在战士的最前列。

（白）谁呀？谁，
先锋连连长就是他，
谁不知，刺杀英雄尹光烈（呀）？！

他高喊：“同志们！

南山顶上验刺刀，

看谁的刺刀能见血。

（白）“跟我来！”“杀——！”

先锋连象窜山跳涧一群虎，

吼声如雷震山岳。

山顶上守敌连长害了怕，

一泡尿“刷——”顺裤筒一直湿到鞋。

（白）“共军上来了！快打呀！”

一阵阵火力压制很猛烈。

一霎时，弹雨横飞尘土扬，

战士们，边冲锋边把榴弹往上撒。

弹雨中三排长抓一把黄土堵伤口，

照样还杀声不止脚不歇。

最可恨，正迎面敌人有挺机关枪，

咕咕叫，把突击道路来威胁。

眼看着一个个战士倒下去，

指导员也中弹牺牲，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尹连长望着那罪恶的枪口把火舌吐，

把眼角瞪得都要裂（了）！

只见他，挽了挽袖子誊出手，

咯吱吱，手心里搓了两把雪。

突然间，一个雄鹰探爪扑上去，

把机枪抓住往外掠。

这挺机枪连续打了十分钟，

枪筒子烧得象烙铁，

“嗤啦”一声青烟冒，
尹光烈两只手当时被烫得把皮揭。
那个机枪手，死抱住枪柄吓傻了，吓傻了；
尹光烈还管那一些？

（白）“你给我出来吧！诶！”

连枪带人一块拖出堑壕外，
一抬脚，“噗哧”把小子脑袋给踩瘪（了）。
象踩破只大个臭鸡蛋，
粘糊糊的沾了一鞋。
尹光烈调转枪口猛扫射，
好一似天神下了界。
枪声中匪兵们倒下了一大片，
把壕沟填平了大半截。
敌连长身上被打成筛子底儿了，
一颗炸子儿“报儿”脑瓜盖子也给揭了。
剩下的匪兵放了羊，
鬼哭狼嚎跑不迭。
战士们，前仆后继冲上南山顶，
把一个整连守敌全消灭。
你且看，咱指挥所离前沿不到三百米，
用望远镜看得象眼前那么真切。
首长们在指挥所里直叫好，
又称赞来又报捷：
“好！杀敌先锋们上去啦！”
“好一个英雄连长尹光烈！”
于政委放下望远镜：

(白)“嗯?要得!

“这才叫狭路相逢勇者胜!

硬是要刺刀敢见血……”

参谋长喊了一声“于政委!

依我看南山顶是关系全局的大环节,

我想去前沿看一看,

了解下先锋连人员、弹药缺不缺?”

“对头!南山顶攻上去还要守得住,

实不行,换五连去把阵地接。

(白)老黄,你看呢?”

“好的!”

(白)“通信员,小高呢!”

“有!”

“你随参谋长去趟前沿。”

“是!”

这个通信员名叫高小娃,

反动派杀害了他妈和他爹,

刚参军正赶上诉苦和三查,

那觉悟“呼”下子提高了一大截。

老盼着杀敌立功去见毛主席,

别提那下连的要求多么迫切。

参谋长把他的心思早看透,

就是不到火候锅不揭。

他二人飞一般登上南山顶,

抬头看,嗨!战旗擎天傲霜雪,

雪花飞落硝烟滚,

硝烟中，战士们包扎好伤口排成列。

参谋长深情地一一来握手，

又一把拉住尹光烈：

“同志们！我代表指挥部向你们来致敬！

你们任务完成的很坚决。

考虑到你们伤亡过大撤下去，

换五连来把阵地接。”

（白）“什么？”

“什么？”……

同志们听说撤换着了急，

七言八语把话接：

这个说：“硬骨头就要硬到底，”

那个说：“为什么不叫俺趁热来打铁？”

（白）“俺不撤！”“不能撤！”“不撤”……

尹连长把手一挥：“吵什么！

怎么牢骚怪话那么些（呀）？”

他虽然不让大家多说话，

可他自己态度比谁都坚决。

“咔”地声，参谋长面前敬了个礼：

“请首长替俺把上级的关怀来感谢！

你就说：硬骨头面前没困难，

守阵地，我们人员弹药都不缺。

俺建议让五连的好钢铁使在刀刃上，

保存力量总攻瓦市街。

俺保证人在阵地在，

用最后的胜利再报捷。

(白)请首长放心!”

“好!同志们,
有你们英雄好汉守阵地,
准能把刘戡钉死瓦市街。
我回去组织炮火支援你们,
咱们两个拳头一齐掳。
待傍晚总攻时机到,
把刘戡这两万多兵马全消灭!”
边说着又喊了一声:“高小娃!”

(白)“有!”

“我把你留在尹连长这里补个缺(吧)?”

(白)“真的?”

“怎么样?”

“是!”

高小娃喜的猛一蹦,
象个小孩盼到过春节。
尹光烈从来没有掉过泪,
这时候,感动的嗓子直哽咽:

(白)“谢谢首长!”

“再见”

“同志们,用火力掩护参谋长下山!”

“是!火力掩护!”

参谋长,兴冲冲单身把山下,
尹连长,重编班组放警戒。
战士们把染血的刺刀重擦亮,
加修工事,拣弹药。

都象是浑身增添无穷力，
恨不得掐住刘戡的脖子使劲捏。
咦，你别看小小一个南山顶，
可真是影响全局的大环节。
先锋连自从占领了这个制高点，
把刘戡的唯一退路也断绝(啦)。
这一来，蒋介石在南京气得直吐血，
胡宗南在西安发报机前直骂街：
“刘戡兄，我叫你宜川去增援，
你他妈的，怎么自己成了瓮中鳖？！
我这主力再要被吃掉；
再进攻我可没本贴(了)。
败子回头金不换，
我限你天黑前冲出瓦市街！”
敌军长刘戡看罢电报不怠慢，
叫过来他的特务营长一顿嚼，
特务营长是他个小舅子，
生来的口吃结巴斗眼斜。

(白)“什么事，姐……姐夫？”

刘戡说：“你亲自去督战夺回南山顶，
掩护我天黑前撤出瓦市街。
告诉你，这回别打滑头仗，
上不去，别怪我把你脑袋切！”

(白)“别切，姐夫！切掉脑袋拿什么吃……吃饭哪？”
“杀了你，还不算，
不动枪，不动刀，我活活掐死你姐姐！”